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錢謙書局

主 編 卞甫

副主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二輯)

『洪武、建文朝』

三一

綫裝書局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

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

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
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
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
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
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
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
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
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
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
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

不知爲學者也。其旣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耻。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爲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湏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作周公孔子
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歛之于一身
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
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
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
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
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
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
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
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
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
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
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
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
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
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
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
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

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
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
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
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
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
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
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
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

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

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
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
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
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
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
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
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
則有酤管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驚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
怒而致敗鄭靈公龜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
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
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
之以析其醎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
庭賤而橡茹藿歆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
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
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
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

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菹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
味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
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
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
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將
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
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
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
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
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

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
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
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
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
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
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
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